

「心之幸福」

江曾培

有人说，获得感与幸福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，有了获得感就会有幸福感。此话大致不错，获得感是幸福感的基础，不过，这也并非是绝对的。有一种“幸福递减律”的说法，有时“获得”多，反而不如“获得”少时感到“幸福”。

比方说，一个人在大沙漠里，口渴难熬，当时如果能得到一杯净水，会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幸福感。而当他回到现代化城市，到处都有饮用水，一杯净水再也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感。又比方说，朱元璋还是穷小时，一天又饿又饥，乞得一碗汤水，内有几片青菜和几块豆腐，觉得碗味美了。后来他当了皇帝，山珍海味越吃越没胃口，下旨让御膳房做当年的所谓“翡翠白玉汤”，可是做来做去，也吃不出他要的当年美味。

这些现象说明，同样的物品，对于不同需求状态的人来说，其幸福感是不一样的，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“边际收益递减规律”。

这就是说，人从获得一单位物品中所得的追加的满足，会随着所获得的物品增多而减少。这可以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。经济发展本是为了给人类更多“获得”和更多“幸福”，但经济越发展，物质的边际效益却越递减，人们从物质中得到的幸福感就越少，悖反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。

其实，幸福感是对生活满意的一种主观感受，物质钱财是重要因素，但人的幸福感还受制于其他许多因素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心态，是“恒念物力维艰”，“常将有时思无时”，知福惜福；而贪得无厌，盲目攀比，陷入欲壑难填的苦境，其感受是大不一样的。一个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人，由于对钱财没有不恰当的奢望，“知足常乐”，可以过得很惬意；而一个腰缠万贯的人，将幸福完全物质化，在钱财上总觉得“比上不足”，内心就会常戚戚。是故贝多芬说：“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。”歌德说：“人之幸福，全在于心之幸福。”



就“心之幸福”来说，除了增强“德性”可以促进和扩大人们的幸福感外，还需要加强美育，提升人的美感素质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以后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就越来越成为增进幸福感的砝码。精神产品的特征是美，而欣赏美，要有必要的美的修养，否则，就会“入宝山而空手回”，难以有因美而带来的快乐与幸福感。

当今，顺应时代的发展，美的旗帜在社会各个领域都越举越高，不要说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，就是许多物质产品也纷纷在实用耐用的基础上追求美观好看，以增加使用者的欢愉和幸福感。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旅游也是人们寄情山水，接触大美天地和绚烂人间的一次审美活动，然而，不少人由于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和感受美的心灵，往往只留下“到此一游”的表象记忆，未能生发出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情溢于海”那种美感和幸福感。由于获得感不只限于对物质的获得，愈来愈表现为精神方面的获得，努力培养提高我们感受美的能力，也成了增强幸福感的重要一环。

据此，我以为，追求幸福，不仅要重物质，重从社会的“获得”，同时要重精神，重自我内心的完善。这其中重要的两点：一是贝多芬所说的“德性”，就是善；二是如马克思所说，培养我们具有“欣赏音乐的耳朵，感到形式美的眼睛”，知美，懂美。具有真善美心灵的人，在我们这个以民为本的社会，伴随着获得感的，必然有着深深的幸福感。

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物质财富，而是幸福快乐。当我们从社会不断“获得”的同时，又能用一颗真善美的内心去发现美体验美，那就一定能“过上更好的日子”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。

岁月留痕，故纸犹温。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，各大金融行业的群众性组织纷纷创办报纸刊物，拓展舆论阵地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，传达来自解放区的声音，号召金融人士投身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的斗争，深得员工青睐。其中，出版时间最长、出刊期数最多、印刷数量最大的，要推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（简称“银联”）主办的《银钱报》。

《银钱报》呱呱坠地时，正值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。起初，报纸发行量较小，影响力有限，随着编辑宗旨不断贴近银钱业现实，侧重反映职工群众的所思所想，在业内声誉鹊起，备受关注。从1938年12月25日创刊，至1950年11月11日终刊，历经12年，共出版229期，每期印数最多时达1.4万份。

上海解放前夕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共产党的地下斗争积极开展。是时，上海公立国民博爱学校校长王退斋正在浦东调研民众教育。时局尽管紧张，学校依然运转。

一天黄昏时分，学生已散课放学。一位陌生人来到学校。他身穿长衫戴礼帽，一派文化人风度，彬彬有礼地说要找校长。王退斋见此感到很有素养却并不相识，心怀忐忑地接待。

此人开口就说：战火就要烧到上海，上海必将迎接解放！学校这个地段距离前线较近，炮火影响不小哇。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、重视文化资料以及一切生命财产，作为一校之长，要积极保护学校避免毁于战火。

王退斋追求的就是民众教育，一生的信仰就是为国为民，“护校”这样的话，真是让他的心热起来了！哪还有什么“怕”字呢？那位先生留下十分信任的眼光，自信十足地跨出校门。王退斋当时深为感动，十分敬佩共产党人勇于冒风险做这么细致的工作！

做一株植物

每一刀草叶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天使，向它倾身细诉：“生长，生长。”

阳台的角落，搁着几个空花盆，久了，落了些土，积了些水，成了浅浅的泥层。

哪来的种子，风吹来的吗？鸟儿经过携来的吗？去年春天，有株小苗探头探脑，渐渐地，抽了枝，枝上长了叶子，叶间钻出几个花苞，团着、散开，直径也就一厘米吧，粉粉的，小小的，五瓣，嫩黄的花心，单薄，不起眼，后来结了果，如黍米般大，颜色倒是灿烂，红艳艳，像微缩版的山楂果。到了深秋，它自开自败，连根茎都烂在了泥里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一朵花

一朵花寄存于大地，哪怕素颜，也是美丽的。一个生命连于本真，它的绽放是动人的。

笔勾画，悄悄放在经理办公桌上，作为一种无声抗议的手段。1949年初，解放军大军抵长江北岸，准备渡江。此时，不少银钱业职工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，思想顾虑较多。《银钱报》及时开辟“南北西东”专栏，介绍解放区的政策和动态。

《银钱报》的呐喊

还采访了从平津、济南来沪的银钱业同仁。有位来自天津邮政储汇局的襄理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天津解放后，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，对市民秋毫无犯”，他还说到“为人民”是共产党的三字经。是年5月25日，上海市区部分解放，《银钱报》特别出版3期号外，刊载军管会布告，报

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

王佩玲

快拿两套便衣来！王退斋一看就知道是逃兵，并未有所动作。他们看到是学校，急急逃生而去。隔天清晨，爆了2天的密集枪声稀疏了些。躲在大桌子下的大人小孩就想到外面伸伸腿。只看到弹片满地，西面的高墙上全是枪眼，有人惊呼一条看门的大黄狗躺在地上，已中弹而死。零星子弹呼啸而过，大家不敢滞留，纷纷返回。突然，学校的职员马先生摔倒，脖子后边流出一摊血，昏迷了。

几位胆大的仔细一查，是后颈部有对穿的两个洞，中了流弹！所有人都又慌又急，王退斋和夫人徐庆贞双双当机立断：解放军有战地医院！抬人！赶快走。夫人紧急中扯下一条门帘紧紧包扎住颈脖，准备好的门板果然用上了。王退斋和夫人、两名员工共四人抬着马先生，高一

所谓杂草，只是长错了地方的花。它现在是长对了地方，还是长错了地方呢？它没有香气，不精致，不妖娆，自管自地，蓬勃葱郁。

我打扫了那片角落，找了工人，做了阳光房。倒不是为了它，是为了我的书。书太多，从居室、过道一路蔓延到阳台，书有时也像植物，自管自地，蓬勃葱郁。我坐在那里，读书，喝茶。我想透透气，留多点空间，选了迷你的架子，只够站几本书：《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》《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》《栽种之乐》《邱园的故事》《杂草记》《植物知道地球的奥秘》《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》……那个花盆放在书架右脚，茎秆有时横过来，擦过书脊，偶有风动，落几瓣残花、几枚熟果。

翁贝托·艾柯有一个著名的比喻，叫“植物的记忆”，用来形容书籍贮存的人类文明。艾柯说，书籍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作为时间的见证，而在书籍要传播给我们的指定记忆之上，又附加上了它自身所渗透的“物理记忆”，书籍自身故事的芬芳。

西方的死神拿着镰刀，是一位收割者的形象。可是，在更多时候，人们更愿意把草视作生命的象征。维吉尔的《农事

脚低一脚地穿行在乡间小路，冒着尚未停息的炮火和枪弹，焦急、担心、负着平时不可想象的重量，一步一步去找解放军！子弹不时飞来，趴下，起来抬人，再趴下，再起来，十几里地一路跌跌撞撞，从洋泾到了高行地区，终于找到解放军医疗队。解放军立即对马先生进行紧急处理，当时王退斋看到前线下来的不少伤病员，感动不已。又只见解放军对马先生就像对待火线上下来的伤员一样立即治疗，更是感动万分。

所幸马先生的枪眼没有伤害到颈椎筋骨，经由手术、上药包扎后基本无生命危险，王退斋为了减少前线的麻烦，决定再抬回去。备好够用的药，记住养护方法，他们一路冒着硝烟又抬着门板走了十几里地。

5月28日，共产党正式接管教育局。几天后，宣布“热心办教育的原校长予以留任”，王退斋的名字出现在宣布的名单之中，并受到表彰。

诗》诉说着：“在绿草上闪耀的新鲜的露水，让人忍不住想放牧。”乔治·桑的女主角康素爱萝在花丛、花朵和草皮中欣喜若狂，感受到爱的微妙流露。梭罗写道：“我认为康拉德的野草比加利福尼亚的参天大树更有生命力。”白居易歌吟着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”鲁迅先生写《野草》，他说要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、生与死、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仇。



我不知道，我的草叫什么，是否曾经出现在哲人、诗人的笔下。朋友让我拍一张图，帮我查询科目和属性，我想了想，说：不用了。它是花，是草，是一株植物，它叫什么，不重要。也许，在人类以为可以给万物命名的初原，我们就错了。草，一径地沉默着，生长着。

桃花 (外一首) 马红英

当春三月赏霞红，一线飞鸾舞碧空。玉蝶花间迷小径，香君扇底逐和风。南庄谁许枝连理，东晋相寻诗不穷。灰鬓斜簪依莫笑，芳华灼灼倚云中。

述怀

锦字红笺书未休，声催爆竹已星周。梅开香案诗凭酒，雪霁黄昏影倚楼。难似当年云鬓绿，常嗟今岁自闲愁。行吟千里唯知己，一点琴心向玉钩。

黄克武步入中央银行大楼办公室，被守候多时的保密局特务蒙上眼睛……

责编：龚建星

前进！（设色纸本）沈舜安

诗》诉说着：“在绿草上闪耀的新鲜的露水，让人忍不住想放牧。”乔治·桑的女主角康素爱萝在花丛、花朵和草皮中欣喜若狂，感受到爱的微妙流露。梭罗写道：“我认为康拉德的野草比加利福尼亚的参天大树更有生命力。”白居易歌吟着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”鲁迅先生写《野草》，他说要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、生与死、过去与未来之际，献于友与仇。

我不知道，我的草叫什么，是否曾经出现在哲人、诗人的笔下。朋友让我拍一张图，帮我查询科目和属性，我想了想，说：不用了。它是花，是草，是一株植物，它叫什么，不重要。也许，在人类以为可以给万物命名的初原，我们就错了。草，一径地沉默着，生长着。

当春三月赏霞红，一线飞鸾舞碧空。玉蝶花间迷小径，香君扇底逐和风。南庄谁许枝连理，东晋相寻诗不穷。灰鬓斜簪依莫笑，芳华灼灼倚云中。

述怀 锦字红笺书未休，声催爆竹已星周。梅开香案诗凭酒，雪霁黄昏影倚楼。难似当年云鬓绿，常嗟今岁自闲愁。行吟千里唯知己，一点琴心向玉钩。

黄克武步入中央银行大楼办公室，被守候多时的保密局特务蒙上眼睛……

责编：龚建星



夜光杯